

从布衣到帝王，少年刘秀开创东汉王朝的热血传奇

大汉光武

③ 关山月

酒徒
作品

非外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汉光武

③关山月

酒徒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光武. ③, 关山月/酒徒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ISBN 978-7-5321-7384-6

I. ①大… II. ①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9550号

发行人: 陈 微

特约编辑: 范少卿

责任编辑: 于 晨

装帧设计: 丁旭东

封面制图: TTTTs

书 名: 大汉光武 ③ 关山月

作 者: 酒 徒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321,000

印 次: 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7384-6/I · 5871

定 价: 42.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大汉光武

前情提要

因为得罪了皇亲国戚，并且当着王莽的面拒绝否认自己身上流淌着大汉高祖的血脉，刘秀被彻底打入了另册。太学毕业之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差事，奉命押送食盐去河北。却不料，这是王氏子弟专门为了害死他而设置的陷阱。

凭借马三娘和严光等人的帮助，他杀出了一条血路，并且击败了赫赫有名的往届太学青云榜首吴汉，从此彻底消失于王莽的视线之外。

三年后，风头过去，刘秀与马三娘悄然返乡。一路上目睹百姓被新朝压榨得生不如死，暗暗下定了决心，要替天下人讨还公道。

目 录

第一章 百密一疏	1
第二章 绝处逢生	26
第三章 骑牛起兵	41
第四章 势如破竹	68
第五章 再戏岑彭	89
第六章 骄兵难驯	106
第七章 生死一线	126
第八章 乌云压城	137

第九章 义说群雄	153
第十章 夜半急渡	171
第十一章 巧计破敌	184
第十二章 千军一呼	199
第十三章 青出于蓝	221
第十四章 中原北望	236
第十五章 插翅难飞	262
第十六章 昆阳大捷	311

第一章 百密一疏

【寒霜满地杀百草】

天刚蒙蒙亮，唐子乡的北门前已经人头攒动。百姓们瑟缩着挤在堡门口，依靠彼此的身体温度，来抵抗料峭的寒风。

按规矩，堡门早就该开了。然而守卫堡寨的郡兵，却迟迟不肯露面。直到外边的人开始大声聒噪，才懒洋洋地扯起门前的铁栅栏，将厚重的木门打开只供一个人或者一匹马通过的小缝儿，对进出行人挨个搜检，唯恐他们是绿林军的细作，混到唐子乡内，破坏“盛世太平”。

大部分百姓都对郡兵们的这种阵仗见怪不怪，交上两个铜钱的进门费之后，就举起了手臂，任其搜身。但依旧有小部分过路的旅人，对眼前小小堡寨的戒备森严极为不解，向旁边的当地人低声求教，“这唐子乡莫非还住着什么皇亲国戚，怎么搜查得比宛城那边还要仔细！”

被问话的卖柴汉子立刻吓得四下张望，“没有钱，你就老老实实排队等着搜身。有钱的话，你就去侧门买个方便。那边不搜身，但是进门费是二十文，有马的话还要再翻一倍！”

“这不是拦路抢劫么？”旅人愣了愣，立刻明白了郡兵故意拖延的用意，忍不住大声抱怨。

卖柴汉子吓得脸色发白，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您想找死，别拖累

我。规矩是梁游徽^①定的，你不高兴，可以直接找他理论。我就是个卖力气吃饭的平头百姓，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不敢多嘴！”

游徽是芝麻绿豆官儿，可“梁”这个姓氏，在新野、棘阳一带，却是数一数二的显赫。从县丞、捕头、乡老，再到屯长、军侯、属正，几乎每个要害职位上都有梁氏子弟。为了多挨一会冻就去招惹梁氏，非但不值，而且不智。

唐子乡的侧门对买路人的来历和随身兵器的用途不闻不问。

“哎呀，朱四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您可千万别寒碜我，如果敢收您的入门费，我家游徽知道后，非打断了小人的腿不可！”

“那你可就亏大了，这次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我堂哥刘书，我们家的马夫皮六。”被称作朱四爷的男子停住脚步，笑着介绍。

“我们游徽早就吩咐过，凡是刘乡老的家人，一律不准收钱！”

“如此，就多谢了，李屯长，改天去我家那边，我请你喝酒！”

“一定！”郡兵头目拱手还礼，然后压低了声音询问，“四爷，听说您家那边，粮食收购的价格又提高了半成？有这回事么？是只收稻米，还是麦子和粟米也一样？”

“你听谁说的？”朱四眉头紧皱，大声追问，随即意识到自己失态，抱住郡兵头目的肩膀，在对方耳畔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我家大哥好杯中物，所以今年打下来的粮食，有一小半儿被他偷偷酿了酒。三叔为此大发雷霆，前几天还说要大哥扫地出门。多亏四叔说情，才收回了成命。但如此一折腾，仓库里存粮肯定坚持不到明年收稻子了，所以就偷偷收购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你要有路子，就运了粮食过去找我。别人价格上浮半成，我给你上浮七分，保准让你有赚头！”

“真的？”郡兵头目又惊又喜，冲着朱四爷连连作揖，“那小人就真的要去叨扰您了，不瞒您说，马上就年关了，家里头正缺钱用！”

“自己人，不客气！”朱四爷大咧咧地拍了拍郡兵头目肩膀，牵起坐骑，

^① 游徽，乡官，秦汉期存在，负责地方治安。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

快步入内。他的堂兄刘书、马夫皮六，也昂首挺胸，紧随其后。

有人好奇，“仁兄，刚才从侧门通过的那个朱四，是什么来历？怎么郡兵非但不收他的钱，还对他如此客气？”

“什么来历？春陵乡老刘良的干侄儿，专门负责打理刘氏一族的日常花销。唉，人敬有钱的，狗咬寒酸的。这春陵刘家，可是眼瞅着就抖起来了。虽然死掉了一个亲侄儿，可也搭上了许多大人物的线。每年的赋税都比别家少交不说，县衙里的官差，也对他家礼敬三分。你没听那边刚才叫嚷么，他家又在高价收购粮食了。这年头，方圆几百里还能拿出钱来收粮的，能有几家？所以说呢，人要想发财，必须往远了看。若不是刘老大当年宁可举债，也要送他弟弟去长安读书，刘家哪来现在这般风光？！”

城门口议论纷纷的百姓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口中已经死去的那个刘氏侄儿刘秀，可丝毫不觉得眼下的刘家有多风光。相反，自从进了唐子乡之后，刘秀的脸上就始终笼罩着一团乌云，任皮六如何插科打诨，都不肯露出半点儿阳光。

“三哥，收粮的事情是刘嘉负责。他估计是怕完不成任务，所以才把消息散布了出去！”朱祐也没了先前被人唤作“朱四爷”时的潇洒，偷偷看了一眼刘秀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解释。

“我知道，他的做法其实没错。”刘秀叹了口气，轻轻点头，“我只是觉得，这消息也传得太快了些！咱们昨天下午才做出的决定，今早天不亮就从家那边出发，结果消息还是跑在了战马前头。”

“这、这不是多跑了一宿么？”朱祐讪讪地补充。

“收粮如此，收生铁、胶漆和其他资材呢？”刘秀却不肯罢休，“如果碰到有心人，把咱们刘家近期所收购的东西一凑，答案恐怕就昭然若揭。”

“没那么严重吧！”朱祐心中一凛，眼前立刻出现了官兵成群结队杀向柱天庄的画面，“三哥，你说得是。我回去之后，立刻找朱账房商量，尽快拿出个保密的章程来！”

“不用送我到宛城了，出了唐子乡之后，你立刻折返回去，跟朱浮一起

想办法。剩下的路，有皮六带着就够了！”刘秀的脸色无比凝重。

正所谓见微知著，从收购粮食之事上，他立刻就能推断出，春陵刘家平素做其他准备之时是如何大张旗鼓。好在如今官府的注意力都被绿林军所吸引，没人认真关注春陵这个穷乡僻壤。否则，一旦察觉到刘家正在准备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大哥让我把你一路送到宛城！”朱祐愣了愣，本能地大声抗议。然而，看到刘秀那阴沉的面孔，态度顿时又软了下去，“那、那好吧，我只把你送出唐子乡。其实也没那么危险，地方上很多官吏都收过大哥的好处，对咱们刘家的事情，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这唐子乡的梁游微，虽然是梁属正的堂侄，却也是被咱们刘家喂熟的家雀儿。一年四季，不知道多少天跟大哥腻在一起，喝酒买醉……”

一句话还没等说完，迎面街道中央忽然传来一声亲切的呼唤，“前方可是朱四！你小子，真不够意思。来唐子乡居然不跟哥哥我打声招呼，还跑去交那狗屁入门费！不是打哥哥的脸么？”

“梁哥，您今天起得这么早！”朱祐立刻换上了一副江湖人模样，快走几步，大笑着向来人拱手，“我正琢磨着日上三竿之后，去您那蹭些点心吃，没想到居然在街上遇到了！”

对面的汉子哈哈大笑，满脸络腮胡子上下抖动，“怎么想到唐子乡来了，大哥又给你派差事了？”

“没啥差事！”朱祐拉着此人的手，向刘秀介绍，“堂哥，这是我刚刚跟你提起过的梁游微，梁爷，他跺跺脚，整个唐子乡都得晃悠。梁哥，这是我堂哥刘书，蔡阳刘家的，跟我家大哥是同宗！”

“蔡阳刘家，那岂不是刘太守的族人，失敬，失敬！”梁游微不愧官宦子弟，立刻从蔡阳两个字上，推算出化名刘书的刘秀是苍梧太守刘利的后人，满脸堆笑地拱手。

“蔡阳刘书，久仰梁大哥英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刘秀也赶紧快步上前，躬身向梁游微致意。

“哈哈，想不到我梁发的名字，居然能传到蔡阳那么远！”梁游微伸手搀扶，放声大笑，“好兄弟，哥哥一见你就觉得投缘，来，来，咱们酒楼里坐。唐子乡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堡寨里酿的米酒，却是一等一！”

“不敢！”刘秀此时有要务在身，怎肯在路上多做耽搁？“梁大哥盛情，小弟心领。但此番奉了族老之命，去宛城请郎中回去为族叔诊病，实在不敢心生懈怠，在路上随便逗留。”

“哦，原来是去请郎中，那的确不该耽搁！”梁游微看上去非常通情达理，立刻放开了刘秀的胳膊，“你带路引了么？可别怪哥哥多嘴，如今地方上不太平，走到哪里查得都很严。咱们春陵、唐子乡就算了，都是自家人管事，谁都不会难为你。可到了棘阳、宛城那边，如果没有路引，非但进不了城门，恐怕还会被当作绿林军的探子，严加审问！”

“带了，带了！”朱祐反应机敏，立刻从马鞍下的皮囊里掏出一卷提前伪造好的绢书。

“不用，我只是提醒一下！”那梁游微嘴巴上连声推辞，一双手却迅速将路引接过，随即目光就落在了路引上，从头到尾快速查了一个遍，“收好，收好，真的不用。老四你就是手快，我刚才只是随口一提。你们刘家，我还能信不过么？你大哥跟我是生死之交，他要是有什么事情，我还能把自己摘出去？！”

“梁大哥言重了，我春陵刘氏耕读传家，怎么可能主动招惹是非？！”朱祐笑着回应了一句，不慌不忙地收起了路引，“您公务繁忙，小弟就不打扰了。等我送了堂兄回来，再跟您喝个一醉方休！”

“好说，好说！”梁游微一边答应着，一边上上下下打量刘秀，仿佛要把他记在自己心里头一般，“刘兄弟也一路走好，若是遇到麻烦，尽管报我梁发的名字。通常衙门里的人，都会给几分薄面！”

“多谢梁大哥！”刘秀被他看得浑身都不自在，强作镇定拱手道别。

唐子乡虽然地处要冲，规模却不算大。牵着坐骑走了不到一刻钟，就已经穿堡而过。回头再看那三合土夯成的高墙和厚重的木门，刘秀心中忽

然涌起一阵后怕，侧转头，冲着朱祐低声抱怨，“这就是你说的熟家雀儿？我怎么觉得，此人眼睛里，分明藏着两把钢刀！”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朱祐被问得好生尴尬，红着脸低声解释，“以前我接王霸、朱浮、习郁他们，也都从唐子乡路过，他向来问都不问！”

“那就怪了，”刘秀越听越觉得困惑，眉头也皱得越紧，“按理说，我已经离开刘家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认得我。而我昨天返乡的消息，三叔已经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

“刘秀，站住，你往哪里跑！我追了一路，这回看你躲到几时？”

刹那间，刘秀汗毛倒竖，手按刀柄，就准备转身将此人一刀两断。

“伯姬，你作死啊！”正准备翻身上马的朱祐却抢先一步，拉住了他的胳膊，同时扭过头大声抗议，“三哥根本不熟悉你的声音，万一他失手剁了你，看你到哪里喊冤去！”

“伯姬？你怎么会在这儿！眼下兵荒马乱，小心遇到麻烦！”

“我才不怕，三嫂说过，寻常四五个男子，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刘伯姬得意一笑，一副有恃无恐模样，“你还是多担心一下自己，人生地不熟，一口家乡话也早就变了味道！”

刘秀微微一愣，瞬间想明白了为何刚才梁游微对自己疑神疑鬼。

“我的好三哥，你刚才差点把我吓死！”见自己一句话就让刘秀如梦初醒，刘伯姬顿时觉得好生得意，“那姓梁的，分明对你已经起了疑心，你居然还跟他谈笑风生？这唐子乡的街道又小又窄，万一他下令对你动手，立刻就是群蚁噬象的结局！”

刘秀忍不住摇头苦笑，“刚才情况确实凶险。那你就更不能跟着我了。正好，朱祐马上要掉头回家，你跟他凑一路……”

“我可没有跟着你，我是一个人在家里头嫌闷，出来散心！”刘伯姬毫不客气地打断，“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保证不会拖你后腿！”

“伯姬！”刘秀立刻皱起了眉头。梁游微刚才虽然没有下令对自己动手，却不意味着放弃了心中的怀疑。而从自己观察到的蛛丝马迹上推算，姓梁

的很有可能就是官府监视春陵刘家的眼线，只是大哥和三叔等人一直没警觉而已。

“三哥，我觉得，小妹的骑术不错！”朱祐低声打断，“有她在身边，多少也能帮你传递一些消息。况且大乱将至，她越是被关在家里，越缺乏自保之力。倒不如趁着现在，跟你一起历练，多少也能积攒点活命的本钱！”

“猪油！”刘秀气哼哼地点头，“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罢了，伯姬，你要跟就跟着，等路上受了罪，别叫苦连天就是！”

【兄弟夜谈北风急】

三天后，宛城南门口。

“三哥，快进城，帮我找家能够洗浴的客栈。星夜赶路，我不被累死，也活活被臭死了！”

“就你这样，还想学别人跃马江湖？”刘秀撇了撇嘴，低声数落。

刘秀去见李通，也不能蓬首垢面。所以，哪怕是再心急如焚，他也带着小妹刘伯姬和皮六先洗过了澡，换上干净衣服，吃饱肚子，最后才走向宛城李氏大宅。

饶是预先心里有所准备，刘秀依旧被扑面而来的富贵气晃得两眼发花。只见朱漆刷过的大门上，一左一右，两个巨大的黄铜锁扣，每一个都有碗口大小，上面铸着辟邪神兽。兽口处，两支半寸粗细的铜环，被磨得金光灿灿。

如此华贵的门环，自然不需要客人亲自去扣。还没等皮六的双脚踏上门前的青石台阶，几个身穿黑衣的彪形大汉已经从侧门冲了出来，“来人留步，此乃当朝绣衣御史府邸，若非故旧亲朋，休要自讨没趣！”

“我是皮六，我中秋时还跟着王大哥一起，前来给贵府送鹿脯子呢！”皮六连忙双手抱拳，大声自我介绍。

“你小子居然还敢来？上次杨四跟你一道出去，结果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丢尽了我家大老爷脸面。你今天如果不给我家一个交代，休怪大老爷

他们不给刘庄主面子!”

“几位哥哥且慢动手。”皮六被吓得连连后退，“我家庄主的三弟，与贵府御史老爷乃是莫逆之交。今日特意前来拜访!”

“胡扯，我家御史老爷刚刚从长安回来，怎么会跟你家三庄主认识!”四名家丁根本不相信皮六的话，撸胳膊，挽袖子，就准备将其一举拿下。

“住手!”刘秀涵养再好，也忍受不了李氏家丁如此嚣张，迈开大步走到皮六身侧，高声断喝，“各位，刘某跟次元兄是否有交情，你等进去通禀一声，自见分晓。何必在自家门前喊打喊杀，败坏次元兄的声名?”

“贵客真的是我家御史老爷的故交?小人们这就进去替您通禀!”

“多谢!”刘秀侧开身子，还了个半揖，眉头依旧皱得紧紧。

他当年在长安城内，也见过许多富贵人家，可很少有家丁像眼前四人这般骄狂。这让他很是怀疑，刘家跟李家合作有多少牢固性，甚至隐隐有些后悔，自己不该如此仓促，就亲自登上李家的台阶。

“三爷，他们四个其实都是大李老爷的下属，跟御史老爷没多少关系!”皮六悄悄地向刘秀解释，“大李老爷原本住在棘阳，后来受不了岑彭的排挤，才主动辞官搬了回来。而御史老爷虽然不是大李老爷的亲弟，他的父亲却没有跟大李老爷父亲分家另过。所以，这座祖宅，两位李老爷都有资格住得!”

“哦!”刘秀轻轻点头，“怪不得我刚刚跟次元兄结识时，他介绍说其兄为李捕头，而不强调二人是叔伯兄弟。原来，他们的父辈尚未分家!”

正漫无边际地想着，大门内已经涌起一阵剧烈的脚步声。紧跟着，门被家丁们从里边合力拉开，绣衣御史李通倒拖着鞋子冲了出来，“文叔，你可算来了，李某等你等得好生心焦。如果过了明日你再不来，李某就只好策马去春陵寻你!”

刘秀心中一暖，大笑着向李通拱手，“事先没让人向次元兄传话，唐突之处，还请次元兄原谅!”

“哪里话，你能来，让我宛城李家蓬荜生辉!”李通侧开身子，笑着还

礼，眼角的余光忽然看到站在台阶下百无聊赖的刘伯姬，顿时脸上的表情一僵，又苦笑着摇头，“瞧我这眼神儿，居然没发现还有别的客人。文叔，你身后这位女子……”

“这是小妹伯姬，听闻宛城繁华，特地跟着我过来长长见识！”刘秀立刻将目光转向台阶下大声介绍，又主动向刘伯姬介绍李通，“小妹，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次元兄，他是李捕头的堂弟，当朝绣衣御史！”

“最后四个字，休要再提！”李通用力摇了下头，大声请求，“李某正是因为不愿意做那狗屁绣衣使者的头目，才找了个借口跑回家。”

说罢，又拱手跟刘伯姬相互见礼。一双眼睛却始终落在他处，再也不愿跟对方的身影相接。

“三哥，我有些头疼，去客栈等你！”刘伯姬从小被家人捧着，几曾被人如此“轻慢”，顿时心中涌起了几分怒火，转过头上马便走。

“伯姬，且慢！”刘秀拦了一下没拦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策马远去。回头讪讪地向李通赔礼，“次元兄勿怪，小妹很少出门，有些怕见陌生人，并非故意无礼！”

“不妨，不妨！”李通身上的拘束感觉荡然一空，带着如假包换的喜悦大声回应，“令妹第一次来宛城，理应四处走走。孙五，找几个机灵的仆妇悄悄跟着刘家小姐，别让她在城里遇到麻烦。”

“是！”家丁孙五答应一声，小跑着去叫人。

“文叔，请入内喝茶。皮兄弟，也请到厢房吃些点心。我最近每天都听家兄说起春陵和刘大哥，咱们两家人之间，用不着太生分！”

“如此，我就不客气了！”刘秀笑着向对方拱手。

正厅之内的陈设，也跟李家的大门一样贵气逼人，要么镶金，要么嵌玉，极尽奢华之能事，把刘秀看得眼花缭乱，心中忍不住暗道：“宛城李家果然树大根深，这家底，恐怕比起当年孔师伯也不遑多让……”

“文叔见笑了，家兄性喜奢靡，布置得实在张扬了些！”李通在旁边备觉尴尬，拱了下手，讪讪地解释。

“次元兄言重了，刘某倒是觉得如此布置，才能彰显家族底蕴雄厚！”刘秀故意笑着打趣，“若是将来起事，将其尽数变卖了，换成粮草辎重，可供十万人半年之需！”

没想到刘秀一进门，就打起了李氏家产的主意，李通大吃一惊。旋即又仰起头，大笑说道：“对极，将其全部换成粮草辎重，定然可解大军后顾之忧。如果连这点本钱都舍不得，还造什么反？李某先前一直看这屋子里的东西不顺眼，文叔，你果然是李某的知己！”

“一句玩笑话而已，次元兄切莫当真！”刘秀四下看了看，摇头而笑，“金银珠玉，只能供品鉴把玩，却救不了人命。小弟这次前来宛城，却是为了请次元兄救我刘氏全族。”

“啊？”李通再度被吓了一大跳，赶紧收起笑容郑重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文叔如此紧张？李某愿闻其详！”

“唉——”刘秀有求于人，不敢隐瞒，叹了口气，将梁游徼之流早已盯上春陵刘家的情况如实告知。

李通一开始还觉得刘秀有些小题大做，后来表情渐渐变得凝重，到最后大声感慨：“一直以为小孟尝和家兄两人联手，定能打朝廷一个措手不及。谁料他们两个，谋事居然如此粗疏。好在春陵偏僻，朝廷没有派遣绣衣巡视。否则，你刘家早就被官军荡成了平地！”

“所以小弟才斗胆赶来请次元兄到春陵坐镇，借你这个绣衣使者的身份，为我刘家多争取一些准备时间！”虽然自己也对刘绩的粗疏颇为不满，但听到外人指责哥哥，刘秀心里还是好生别扭，拱起手来郑重请求。

“文叔你误会了！李某不是单纯抱怨令兄！”李通反应极为敏锐，“李某先前说要去春陵找你，也并非一句客气话。家兄这边，做事同样是百孔千疮！”

刘秀心里顿时一凉，“次元兄莫非脱不开身，还是有了其他麻烦？小弟愿闻其详！”

李通脸色忽然变红，叹息着摇头，“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兄虽然

与令兄相约找机会在春陵和宛城同时起事，但他的准备比你们春陵刘家还多有不和。包括先前答应支援令兄的粮草物资，如今也刚刚筹集了不到许诺的两成！”

刘秀的嘴巴瞬间张得老大，愣愣半晌，才干笑着说道，“令兄身在宛城，周围人多眼杂，想必也有许多难处。这些年来他能帮助家兄购买粮草生铁等物，我们刘家已经感激不尽，实在不敢再求更多！”

“你这么说，李某更觉得心里不安了！”李通的脸红得几乎要滴血，“家兄久在衙门行走，与各色人等都有交往，买点儿粮草辎重，真不算什么难事。要我看，他分明是把起义看得太简单了，真的以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天下弹指可定。”

李通放缓了语气，“须知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至于去春陵坐镇，明早咱们就可以出发。在此之前，请容我先跟家兄商量一下，让他找个理由将族人全部搬到乡下去，以免万一你我被迫提前动手，他们受到官府的株连！”

“多谢次元兄！”刘秀感激地躬身施礼，又压低了声音提醒道：“我在路上听人说，令尊如今还在长安闲居……”

“我会派人送信给他，让他尽快逃出长安！”

正厅门口，忽然传来了刘伯姬清脆的声音，“三哥，你在哪儿？我不习惯身后一直有人跟着，你跟你那朋友说一声，让他家的仆妇离我远点！”

“伯姬，休要胡闹！”刘秀顿时头大如斗，快步走出房门，低声呵斥。

话音刚落，身后传来响动。回头再看，却是李通手杵佩剑，身体像虾米一样蜷曲，英俊的面孔上淌满了冷汗。

“次元兄你怎么了？”刘秀赶紧回过头去搀扶李通。李通却向他摆了摆手，苦笑着说道：“没、没事儿了。我有心痛的毛病，刚才又犯了。你去跟令妹说，在下派仆妇跟着她，没有任何恶意。宛城内龙蛇混杂……”

“不用你管，我又不是没练过武！寻常宵小之辈，岂是我的对手？！”刘伯姬却丝毫不领情。